

小珍珠系列

新 摘 星 俊 男

57

台灣 胡娟娟

PDG

新摘星俊男

胡娟娟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小珍珠系列

新摘星俊男

(台湾)胡娟娟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I·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天气渐渐热起来，已是初夏的味道。台湾的春天真短得没道理，眨一眨眼睛就溜走了。

陈婷和高烈怀着小心翼翼的心情——怎能不担心？万里态度未明，还有声言报复的文琪，都是无形的威胁。奇怪的，半个多月来过得平平静静，什么事都没有。

陈婷依然上课，练球，和高烈找寻一些共渡的美好时光。爬一些所谓的荒山，吃一顿简单的晚餐，散散步，谈谈心，不很特别却温馨，很融洽。

温馨的、融洽的感情会比强烈的，燃烧般的感情更隽永，更深，更浓，更醇，信吗？

半个月的时间把他们的戒心冲淡了，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，万里一丝儿也没干涉陈婷的行动，文琪照常练球，和队友有说有笑，何曾有报复的影儿？

高烈说得对，文琪只是个被宠坏的女孩子，她的内心是善美的，她只是骄傲，只是不服输，不妥协，她并不真坏——会咬人的狗怎么会乱叫？

全省篮球联赛第二循环复赛的通知来了，就在这星

新摘星俊男



小
珠
系
列

期六，和实力相当强硬的成功大学女篮校队比赛。所有的人都又紧张又兴奋；有过上次的胜利经验，这一次的信心更大，何况她们拥有被誉为最有前途的新血陈婷，和最能激励同伴斗志的黄文琪，她们都对自己说“一定赢！”

练球将近结束时，高烈招集了所有队员。

“从明天开始每天练球，直到星期六！”他黑亮、威严的眸子扫过每一个人。“对这一仗我们不能疏忽，不能轻敌，成大校队是去年的季军，你们应该明白她们的实力。我们必须密切合作，尽最大努力争取胜利，像上次一样！”

队员口都没出声，他再看大家，视线停在黄文琪脸上。他心中掠过一抹奇异的感觉，这个女孩子的神色好古怪，似乎——包藏着什么祸心。

“成大校队虽是去年季军，我们不能心存畏惧。”他抛开那丝奇异的感觉又说：“只要我们有信心，肯力拼，我相信我们书赢，我们实力绝不差！”

好几个女孩子在点头，也有人摇头，对手是去年季军啊！说得那么容易？

高烈把一切情形都看在眼里。他说出对手是上居季军只想大家明白对方实力，好有准备，好不轻敌，但——似乎适得其反，有人在畏惧了。畏惧对手会是胜利的致命伤，他把视线移向文琪，只要她说几句话，那些畏惧会被赶跑，只有她能，只有她有这种奇异的煽动或激励的力

新 摘 星 俊 男



量。

文琪迎着他的视栈，嘴角浮现一抹挑战似的冷笑。她明明知道他的意思，却漠然不动，毫无反应。高烈暗暗叹一口气，这就是她的报复？

“黄文琪，你是队长，等于是全队的灵魂，我希望你负起领导的责任！”高烈直视着她。他告诉自己，他现在是教练身份，应该忘掉私事，地说得凛然。

文琪嘴角的冷笑扩大，她不屑的看高烈。

“教练，我想你还没看到我寄来的挂号信，”她冷冰冰的，十分自得的说：“今天是我最后练球，明天开始我退出菁菁队！”

“退出？”高烈大吃一惊，努力控制表面平静。她在这紧要关头退出球队，无异是菁菁队的致命伤。她是主将，她是队长，哦！这才是她的报复，是吧！她狠心的要使高烈的心血，高烈的希望化为轻烟！

“是的，退出。”文琪说得好平淡。她看见了高烈掩饰不住的惊愕；看见所有队友的意外和不安，连陈婷都那么呆怔。无论如何，她这一次是胜了，她忍不住得意的笑起来。“信是律师写的，还附有医生证明，我贫血，心脏又不好，不适合剧烈连动！”

“文琪，你真的退出？”何美第一个叫起来，显得惶惑。“那怎么行？菁菁团不能没有你！”

“是啊！”姚家玲也叫：“你是队长，没有你在准输！”

新 摘 星 俊 男

其他的队员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。文琪在这个时候宣布退出，无疑是预先安置好的定时炸弹，她早存心这庆效了，她的城府嘉那么深沉。她知道自己的退出对菁菁队有巨大的影响，她知道高烈一心问鼎冠军银杯，她终于胜利了，胜得虽然惨兮兮——她是篮球热烈的爱好看，像陈婷一样，以打球为最大嗜好。但——终是胜利！

“你们边有陈婷，她打得最好，我算什么呢子”文琪酸溜溜的说。

“没有——挽回的余地？”高烈忽然说，他脸色阴晴不定。“我的意思是——等打完这场球再退出？”

文琪毫不考虑的冷笑摇头，打完这一场？那不是让高烈的希望更接近实现？她才不会傻得牺牲自己去垫高敌人——是敌人，高烈和陈婷。

“不，如果我能打这一场的话，我也不会退出球队，”文琪说得似乎好有理由。“我不希望自己倒在球场上！”高烈无言。说什么呢？如果他这一年多严格训练的心血失败在文琪手要，那也是天意！他忽然想起陈婷，文琪就这麽退出了，她书怎样？他把视线移向她，他看见一张受创、受挫折、受压迫、受委屈之后而变得特别冷静，特别刚毅、特别坚强、特别有信心的脸。那不屈不挠的光辉在眼中闪掉，那必胜的决心在眉宇间跳动，怎样一张坚毅的脸孔？怎样令人感动的女孩？他心中流过一股暖流，他全身沾染了她的坚强，她的刚毅，她的信心，她的

新摘星俊男

冷静，他的心一下子开朗了！

“好！你退出吧！”高烈再不考虑的朗声说：
“你现在去跟刘领队办离队手续，这里——陈婷继任队长！”

文琪并不了解高烈心情的一霎那改变，她以为高烈是无可奈何的答应她退出，她以为她仍然胜利，她却不知道——她压出陈婷生命中最光彩灿烂的火花。

她昂然离去，她走得很得意。她胜利了，她打垮了高烈和陈婷，不是吗？

什么是胜？什么是败？篮球场上的好手如果不能战胜自我，征服自我，怎能算胜？她还需要一点时间，她还需要一些磨练，她还需要一些经验和教训，但——谁会给她？谁能给她？她周围虽有许许多多的人，谁能帮她？谁又了解她？

她的得意也正是她的失意，是吗？

从来不多开口的陈婷从人台中站出来，她还没有说话，她脸上那动人的光辉已使所有人精神一振。

“我们会胜，就像上次一样，”她坚定无比，十分有力简短说：“我们现在只剩下十四个人，但——十四个人变做一个人，我们必胜！”

高烈的眼睛亮起来，好一个“十四个人变成一个人”，十四人同心，还有什么不胜的理由？

在团体中感染最快的是士气。一个人坚强的信心和必胜信念，像一场大火烧遍了每个人的心，黄文琪算不了什

新摘星俊男

么，十四个人变成一个人，她们一定胜！

“教练，我们一定打赢这场球，”何美说。她是文琪的朋友，是文琪的那一群，这一回却没有帮她那临阵脱逃的朋友。不是她背叛或不耿文琪，而是在篮球场上的儿女，谁不以争胜为先？团体比个人重要得多！“你放心，我们十四个人拚了命也要赢！”

高烈被何美稚气却十分坚定的话逗笑了。或者是他过虑吧！少一个黄文琪虽影响实力，可是文琪却是个十足的个人英雄主义，她和陈婷争胜之下难保不犯上次同样的错误——她把持着所有投球的机会。黄文琪的离去也许导致全队女孩子的更团结？

“不需要拚命你们也有机会赢，”他说：“大家只要记住，多跑几步，多跳几次，抓住每一个能得分的机会；还有——如陈婷说的，十四个人变成一个人，成大校队绝不是你们对手！”

何美对姚家玲重重的点一点头，说：

“我们一定听你的指挥，教练！菁菁队一定是这次的全省冠军队！”

女孩子们高兴得拍起手来，教练的激励不如自己内心的鼓舞更有效。还差四天才比赛，她们已预先进入了战斗情况，而且信心无与伦比！

“真得了冠军的话，我们全队去东南亚各国远征比赛，在暑假的时候！”高烈说。年轻的教练也沾染上女孩子们的兴奋情绪，他心中充满了希望。

新摘星俊男

“远征？”姚家玲跳起来。“天——我们一定胜，我们一定赢，远征——教练，你不骗人？”

高烈认真的点点头。出国远征会有许多困难，如经费，如各种手续，但是，女孩子能克服强敌得到胜利的话，他自信也能克服所有困难。

“不骗人！”地说。

何美默默的沉思一阵，突然大叫起来。

“走，我们再开始练习，”她对队友说：“每天加练一小时，我们非赢不可！”

女孩子都争着拥向球场，只剩下陈婷仍若有所思的站在那儿，她看了高烈好一阵子，展颜一笑。

“我们赢定了，你等着兑现你的支票吧！”她说。

跑进女孩子台中，沉默惯了的她变得好自信，好有条理，好有思想。她对同伴们说：

“黄文琪离开，现在最主要的是找人填补她前锋的空位，”停一停，她的视线停在一个队友脸上。“丁志芳，你就试试打前锋，我们现在开始练习，最要紧的是合作！”

大家迅速散开来，陈婷手持着篮球等大家站定位置，迅速的传球给代替文琪的王吴。就董这个时候，休息室的门砰一声被关上，文琪带着冷笑扬长而去，她是以胜利老自居。然而，场中练球的女孩，甚至场外注视着的高烈都不会为那砰然门声所动，她走得十分孤单！

增加一小时练球并没有使女孩子们累倒，反而士气高

新摘星俊男

昂，信心十足。沐浴更衣之后，大家结伴离去，比平日更团结十倍。陈婷随大伙儿一起走，她没有留下陪高烈，高烈却很满足，很开心，说不出是怎么回事，或者——事业心压过了儿女私情？篮球是他的事业啊！

陈婷心中也说说不出的兴奋，她发觉和女孩子们相处并不如想像中的困难，她以前总把自己孤立起来，不是傻得很？有几个朋友看来是很好的一种滋味，看吧！何美、姚家玲、丁志芳不是和自己谈得不错？

她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自己，虽然改得很少，很微，却是改变了。人活在世界上不能没有朋友，人是董体的，就像打篮球，她能独自一个人去打？就像那些高楼大厦，岂是一根柱于所能支撑的？

或者说，她已渐渐的征服自我，战胜自我，走上她在篮球场上登峰造极的路！

走进那巨大的园子，她就觉得家中有一阵异于往日的气氛，她说不出是什么，她只是感觉到，虽然在园中她看不见也听不见什么。踏上玄关，凤子房里的彩雪迎了出来，脸上的笑容十分特别。

“大小姐，老爷请你换了衣服去小客厅！”彩雪又在笑。小客厅是万里私人招待比较亲近朋友的地方。

“小客厅？什么事？”陈婷呆了一下，这是绝无仅有的事，万里总在书房里见她。

“有客人！”彩雪笑得更神秘了。“晚餐已经在那里预备好了！”

新摘星俊男

彩雪退去，陈婷犹自呆了半晌，有客人，又有吃晚餐，该是父亲最隆重的一次了。她迅速回到套房里，洗一把脸，梳平了头发，换了一件浅灰色的打褶裙和白衬衫，来不及吩咐阿珠，就赶去万里的小客厅。

走廊上，她听见万里开朗愉快的笑声，听见另一个苍老的男人声，听见一个必恭必敬的年轻男孩子声，是谁呢？父亲何时这么高兴过？二十年来记忆中，父亲不曾这么开展畅笑，是谁使万里改变？而且，为什么？

她的脚步声引起万里的注意，他揉出头来，用一种陈婷从没听过的和蔼语气说？

“阿婷，快进来，”停一停，他扶住了她的肩。“不见吴春生伯伯，还有——吴承宗！”

“吴——”陈婷努力抑止了几乎冲口而出的吴承宗三个字，她不愿引起万里的怀疑，而且吴承宗的脸上毫无相识的影子。“吴伯伯！”她改口。

“哎——阿婷”吴春生从上到下不停的打量陈婷，好像在看一件货物，又好像在看什么小媳妇之流的，看得陈婷全身汗毛肃立。“不错，不错，很不错！”

陈婷窘红了脸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吴春生莫非有毛病？哪有长辈这样看人的？

“承宗，她就是阿婷，”万里也在笑，笑得陈婷莫名其妙。“你们多接近！”

“陈小姐！”吴承宗第一次开口，竟是那么硬生生，死板板的，和在文琪家那种轻佻，那种毫不在乎的样子完

新 摘 星 俊 男

小
珍
珠
系
列

全不同，他竟叫她陈小姐？

“叫阿婷，”万里简直变得令陈婷惊奇，这个不住在笑的人真是冷漠、严肃的父亲？“大家反正自己人！，”

“阿婷！”吴承宗立刻改口，对万里唯命是从，必恭必敬。他虽然穿的仍是西装，却再不是文琪家的那个男孩子，他拘谨而恭顺，好像三十年前的旧式的男孩子！

“吴——承宗！”陈婷勉强应一声。忽然之间，她有些明白，万里这么做是给她介绍男朋友？看万里的神情，看吴春生的笑容，还有吴承宗奇异的模样，真是——这样？她的心一下子沉下去。

若是给她介绍吴承宗，那表示高烈完了？是吗？万里多聪明，多厉害，他什么都不说，却在暗中安排了一切。给她介绍男朋友？她的脸色再也好不起来！

聊天、吃饭的整个过程中她都垂着头，除非问到她，她绝不开口。她不能确定这件事的真实性，父亲没有说明，她却不能不担心，她和高烈之间怎容得了吴承宗插进来？

如坐针毡的挨到晚餐结束，她想了整个晚上想找一个最好离开的理由。她越来越觉得情形不对，凤子和强儿一直都没露面，这个晚餐是为她而设的了？天！若是这样她不敢想像，她希望是自己多心！

“爸爸，我——能回房吗？”她怯怯的问，她实在再

新摘星俊男

也忍不下去。“我还有些功课！”

“功课明天再做吧！”万里竟一反常态，说得很自然，很和蔼。“留在这里陪承宗！”

“是的！”陈婷咽一口气不敢再出声。

陪吴承宗？未免太荒谬。吴承宗为什么要她陪？他不是她请来的客人，万里为什么不对高烈这么好呢？因为承宗是吴春生的儿子？有着相对相当的门户？她越夹越觉得她的怀疑是真的了。

“承宗是个好孩子！”吴春生开始为儿子吹嘘。“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又听话又能干，我的公司他帮了不少忙，而且到现在都没有交女朋友呢！”

陈婷下意识的看承宗一眼。她的印象里他不是这样的男孩，在文琪家中他表现得那么老练，岂是个从没交女朋友的人？而且他还是文琪的朋友呢！怎能相信他如此老实？奇怪的是承宗对春生夸赞的话，毫无愧色的就接受了，他到底是怎样的人？

“我知道你也是能干的乖女孩，”吴春生把目标移向她。“你们俩做朋友一定很适合，家里又都熟，将来——哈哈，岂不是一件美事？”他用两声哈哈带过了最重要的几个字，可是，陈婷已经起了一阵鸡皮疙瘩。

是一件安排的婚姻？怎么老一辈的人都是这么一厢情愿的呢？两个毫无感情，刚刚相识的人，什么理由能想到将来呢？

她低头不语，沉默该是最好的抗议。她不相信万里会

新 摘 星 俊 男

强迫她，冷待了她二十年的父亲，会突然对她的事热烈关心起来？

“阿婷不会没有另外的男朋友吧？”承宗忽然说。

陈婷吃了一惊抬起头，他是什么意思？他明知她有高烈，他假装什么？难道他会看上她？

“现在的女孩子认识一两个男朋友算不得什么，”万里严厉的瞪陈婷一眼，微笑的转向承宗。“学校里有那么多男同学，那也不算男朋友。我们这种家族的孩子，怎能任她们在外面乱交朋友的？”

“是，是，”承宗连忙点头。“陈伯伯说得对！”

“再说阿婷是我的女儿，她的事我都清楚，”万里说得十分坚定。“你们交朋友后会知道我说得对！”

“爸爸——”陈婷再也忍不下去，她已被定了吗？

“带承宗去参观你的套房，或者到园子里走走！”万里挥挥手，说得丝毫不容她反对。

她吸一口气，或者能和承宗说得清楚呢？她记得他是个很好商量的人。她点点头，示意承宗跟她出去。

她自然不会带他去她的套房，她装得很自然的引着他到园里去。在走廊上碰到彩雪；她还是笑得那么神秘，她早知道一切？

园里有些亭子，有些石凳，还有养着金鱼的小池，她不朝那个方向走，她和他之间绝对没有罗曼蒂克可言，犯

不着去那些地方。

“你的戏做完了！”她站在一棵大树下。

“戏？”他完全不懂似的皱皱眉。“做什么戏？”

“你装做不认识我，又说交什么朋友，”她摇摇头。

“不是做戏？”

“阿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，我不是做戏！”他看着她，眼睛好深，好远，好难懂。

“吴承宗——”她叫起来。

“我知道你也许不愿和我做朋友，这是你父亲的意思，”他说得有些狡猾。“你可以去告诉他，我没有看见！”

“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！”她急了，他在闹玩笑吗？

“没有把戏，长一辈的人希望我们成功，”他耸耸肩。“你父亲的财力加上我和我父亲的辅助，两家人都有奸处，如此而已！”

“如此而已？”她咬着牙，恨不得打他一巴掌。他竟是这样的人？他的模样却又绝对正经！“我记得你不像这样的，你甘心被安排？”

“不是甘心不甘心的问题，”他漠然笑一笑。“我们这种家族的人是这样的！”

“什么叫‘我们这种家族’？”她真的火了。“我们不是人？我们还没有思想？不该有感情？不该有自由意志？为财富和名望就该杞人性埋葬？”

新 摘 星 俊 男

“你讲得过份严重”，陈婷！”他不在意的拍拍她。

“我没有高烈漂亮，我和你的兴趣也不相同，我几乎从不打篮球的，可是我会是你丈夫，相信吗？你我的父亲已为我们安排好了！”

“你——胡说，”她胀红了脸，丈夫这两个字使她忍不住抖了一下，多可怕的两个字？丈夫？吴承宗？“我不会被人安排，绝不会日”

“要赌吗？”他轻佻的。离开了父亲，他又变回她所熟悉的人，他有两张面孔。“高烈赢不了我，因为我和你是门当户对！”

“我不相信你那么听从父亲的话，”她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，她明白一件事，除非承宗跟她合作，她绝对胜不了刚愎自用的父亲。“你说过——对我这样的女孩不感兴趣！”

“这有什么不可以？我有兴趣的是钱，不听话就拿不到钱，”他嘲弄的耸耸肩。“没有钱怎么能找我感兴趣的女孩？”

“你——”她吃惊得后退一步，他怎么敢对她如此坦白？他那么有把握她不会对父亲说？有钱才能找有感兴趣的女孩？

“现在坦白一点免得将来结婚吵架，”他简直自说自话，他十足是个金玉其外的壤蛋，对一个初见面的女孩说这些竟面不改色。“这是个男人为中心的社会，男人可以随便做什么，女人——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父亲把你许配给

新 籍 星 俊 男